

2019年,国庆70周年的前夕,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,同时我也被邀请参加十一国庆典礼文艺界的彩车游行,在庆典大会上驶过天安门前,接受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。

岁月未蹉跎

为此,贵州的读书界为我组织了一场纪念《蹉跎岁月》出版40周年的活动。活动现场,还陈列着一块展板,一面展示了40周年来改换过的23个《蹉跎岁月》的版本封面。在这个座谈会上,读者们看过我40多年来出版的书,有一位来自大学的读者说了一句:“你写出的名小说叫《蹉跎岁月》,可与贵州结缘半个世纪的日子,应该是《岁月未蹉跎》。”众人竟然鼓了掌,都讲这话说得对。

我当时也没怎么当回事,心里说,纪念会嘛,参加者要说些场面上的客套话,只是笑着对说这话的教授表示了感谢。

不料这话真传开了,现在贵州还以《岁月未蹉跎》立项并开拍了电影纪录片,连贵州星空影视和贵州卫视也一并参加进来,说55年岁月长得很,内容涉及很多,除了拍成一部纪录片电影,还要录制6—8集的电视片,在电视台播出。起先我还迟疑,真能拍这么多吗?可参加拍摄以来,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感慨,这么多的话。比如来

到我当年做知青的修文县砂锅寨,人还没走进寨子,车子停在门前坝当年我们6个男女知青的自留地旁,放眼望去,砂锅寨我已经不认识了。

半个多世纪前的1969年4月初,我们几乎是站在同样的位置上,看到的砂锅寨,三分之一是泥墙茅草房,三分之一是褐色的木板房,只有三分之一是青砖砌的所谓砖瓦房。可现在呈现在我眼前的,全是三、四层楼宽大的房子。一边走进村寨,我一边问着当年一起做工干活的伙伴,这是哪家的,那又是谁家盖得这么豪华气派?正说着话,迎面走来一个农妇,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道:“我是你这次进寨子碰到的第一个人,你一会儿去我家吃饭。”

话说得又诚恳又肯定,随而黑黝黝的脸上—对眼睛,急切地望着我。我只得回首瞅了一眼老伴,她又转而拉起我老伴的手,直呼着我老伴的名字道:“一

起去一起去,去吃点家常菜。”旁边有老乡马上说,她家的家常菜可不一般啊!现在她家是砂锅寨的富翁!

这个叫张少群的女妇,50多年前嫁到砂锅寨来时,我应她丈夫的要求,参加了接亲的仪式。后来她又和我们一起上了湘黔铁路大会战的工地,在女民兵排里认识了我老伴,故而和我们都认识,这次相逢,因而分外热情。

到了砂锅寨上,细听老乡们介绍,才知道她的两个儿子经商的本事了得,在堰塘边修了漂亮的三层楼房。那外墙采用的材料,比上海弄堂里的丝毫不逊色。听村支书和村长介绍,砂锅寨上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,全是三层楼和四层楼高的,不少人家的窗户,全用的是落地钢窗。不要说你们知青当年住的茅草房见不着了,就是木板房……

我连忙问:“大水冲毁了我的茅草房,在土地庙改建之前,我住过的那幢木板楼还在吗?”

村长小杨笑道:“就是你住过,县里下来的干部,三令五申不要拆,砂锅寨才留下了这一小幢木楼板房。要不,早拆完改建了。还有你住过的土地庙,小

么是小,只因是明朝末年的厚青冈石建的,现在成了贵阳市的“非遗”,也留下来了。”这只不过是当我知青时住过的砂锅寨,就整整拍摄了两天。导演还意犹未尽,说还要来补镜头。且不要说半个多世纪的岁月,我修建湘黔铁路时的重安江畔,我到过的布依村落,我去过的苗寨侗村,我一次一次走进过的十大贫困县之一的紫云,还有风情各异的水族、瑶族、彝族、仡佬族,几乎都有往事可以追忆,几乎都变得我不认识了。

最令我兴奋的是,以往我每次走进山乡,走到我曾插队的砂锅寨,或是其他的民族村寨,往往只有老乡看过由我的作品《蹉跎岁月》和《孽债》改编的电视剧,年纪大的人还看过由《高高的苗岭》改编的电影《火娃》。这一次拍摄过程中,也许是待的时间长了,经常有老乡买了我的书来请我签上名字。签过字后,他们那喜形于色的模样,对我这个作家来说,真的是最大的安慰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岁月未蹉跎,还是贴切的。

让人失去了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,而旅行让人有机会慢下来。节奏慢下来,才能让人仔细去听,去品味,才能有诗……我大抵是陶醉了,也痴迷于此刻的纯粹。如同一个贪吃的孩子,我看向夜空,久久不愿意离去,甚至想夜宿于此。

七夕会

眼前那些闪烁的星星,是我此行难得的遇见,它必将成为心灵的滋养,成为安慰与守护,也必将成为我对美好的所求,对笃定的事物的信任。不管如何,美好总会出现,不是在此时,就是在彼时。如今,城市的夜空,已经看不到这般星空了,可我心里有了,在意了,星空再也不会消失了。想到儿时的星空,我看向天空的目光如同久别的老友——亲切、深情,却又充满期待。

要告别了,银河之下,站在阳关路口,看向穹顶,以为自己在梦里。织女和牛郎站在银河的两侧,大概是太想见到对方了,他们在群星中发出最亮的光。而我,从千里之外,来到这里,与这一切相会,正是把自己置身于银河的彼岸,而我心中的你,一定正站在银河的对岸。这就是心中笃定。这笃定是最深的呼唤与等待。有时是等一个人,有时是等待日落。又或是等待遇见另一个自己。

累了。我懒懒散散地从车里走出来,我不情愿,也不信任。只是不经意地抬头,人瞬间凝固般呆立原地。还想保持淡定,我没有发出惊喜的响声,也没有打开手机拍照,可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窒息,不,这不是真的。除了不相信眼前所见,我还觉得一切都是幻觉。为了证实所见为虚,我使劲擦眼睛,还掐自己的手臂。身边有人在感慨,终于见到了书本上所说的北斗七星。远远不止这

些,夜空成为幕布,所有星星钻石般镶嵌着,成为黑夜的眼睛。眼下,所有装饰消失,在这片墨色里,星空勾勒出纯净、天然、安宁、超脱。它的包容也就此呈现。那些坐落在天空的星座,那些怀揣心思抵达的旅者,都受到它的欢迎。而那些在星空下奔跑的人呢?他们喊出的声音,透出喜悦与欢愉,自然也成夜为的节奏与呼吸。我是突然来的,没有做好打量它的准备。我什么也不说,沉默是我表达的真诚。我以为陪伴我看星空的只有出租车司机。怎么会呢?好些人比我更早就来了,他们站在路边,怀有与我一样的期待。记得米兰·昆德拉有一篇小说,题为《慢》。城市的快节奏

关于最近的小长假,已经有好几位朋友问我:这里你去吗?去某某地,一起有空不?

看看他们提议的地方,大多是当下网红热门景区。做的攻略,流程都以小时计。譬如某某处喝茶一小时,集合十分钟,上车转往另一处云云。流程紧凑得插不进针。若喝茶时间都局限在一小时,心里火烧似的,眼前纵有美景佳茗,怕也都辜负了。

能找你过小长假的朋友,自然都关系不错,不用绕弯子,很直接地拒绝好了。

理由么,你一年能赶上手指数数的小长假,凭什么要把有限的好时光,浪费在路上塞车和景区里人挤人的“盛况”上?

说起小长假,有段往事,在我心中始挥之不去。2008年的假期前一天下午,朋友说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去泰山看日出吧!下班直奔火车站,抢到仅有的一张直达泰安的火车票。送朋友上车后,下车,打算直奔向前面的车厢去补课。没想到才下车,火车竟然轰隆隆启动了,留着我站在台上蒙了。后来换了一列超慢车,比朋友晚到十个小时,大家在泰安火车站重逢时,眼眶都红了。当晚上上了泰山顶,好家伙,这山顶上的景色不知被多少人给盖满了。每个人都穿着租来的军大衣,把泰山顶变成了庄

红色的石砖铺成的,院子的围墙是高高篱笆墙,篱笆墙下是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泥巴路。我家的窗前是整齐的冬青树修剪而成的矮栅栏,围成了我家的小园子。园子里栽着梨树、苹果树、椿芽树、银杏树,还有大大的美人蕉,我家后面是成片的无花果树和夹竹桃树,那里是我们经常捉虫喂鸡的地方。

我家的院子有个名称,叫知识分子大楼。因为这个院子里住的大部分人家是海军的专业技术人员,有高级工程师、有海军上海医院的许多科主任,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养,因此我们院子有许多与其他部队大院不同之处:清静、谦逊、和睦、讲礼节、懂礼貌。人与人之间总是很客气、儒雅,邻里关系非常融洽。

小顾是一位个头矮小、机敏灵活、为人热情、做事麻利的邮递员。她扎着两根小辫子,红红的脸蛋,机灵的双眸,骑着一辆女式邮绿色自行车,车把前挂着一个帆布大袋子,里面放着各种的报刊和书信,每天两次来院子里送

报和信。每当她的自行车铃声从院外飘来,大人们、孩子们,在家的、院子里的都会不约而同地朝着院子大门望去,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盼和微笑,就像迎接盼望已久从远方归来的亲人。那种亲切、那种舒心、那种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,遮也遮不住,藏也藏不了。我家对门的小哥哥奶声奶气地立下誓言:“我长大了一定要当邮递员,大家都在欢迎我,多光彩,多帅气呀。”

我家是3号楼,离院子大门最近,铃声一响,我会飞快地跑到楼门口,等着小顾先我家的门洞送报信。奶奶总是在我后面叫着:给小顾拿个馒头。奶奶对小顾特好,觉得她小小年纪天天在外面风吹雨打地骑车,太辛苦了。下午来院子送信,一定要送上点吃的给她,“这时候

嘉定秋霞圃、松江醉白池,可一并推荐。它们都是藏在历史里散着暗金色光芒的名园。一桥一水一亭一榭一花一草,在初秋阳光下,自构成江南温柔乡的气象。找一个水阁边的茶室,一定要关掉手机,泡一壶茶,沿窗而坐看看周边风景也不唐突。除了那些不太网红的江南园林,还可以在崇明开车无目的地浪游。崇明是岛,不开导航也不会开岔道。别去人多的地方,岛上不少小市镇,之间有国道县道相连。这些路往往两边种着高高的杉树,再往边上是漫漫的农田,呼吸着新鲜空气,尘间烦恼刹那忘怀。

最好一人一书一车,随时上路。人多嘴杂,主意多,心不容易静;书也多乱心,不如读好一本。沿途随遇而安,遇景则停,随时展卷读书,随时摊卷走人。饿了,途中小镇尝尝农家菜。

忽然想起晋人王子猷某夜遇大雪,忆起好友戴安道,兴头来了,就坐了一整晚的小船赶去看戴。白天到了戴家门口,却转头回家了。人家问他为何这样,他说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

小长假如此,由着性子过或许是最好的。

预制假期

孙小方

半天。好在车上绝不枯燥,车速温柔停得像呼吸,靠着车窗可以悠悠地看着沿途风景,慢慢掠过眼帘。我经常坐京沪高铁,沿途一大片平原,有时候有树木绵延成林。往往心里冒出一句钟爱的李太白“平林漠漠烟如织”,心里才念到平林,高铁已经甩下了树林,直奔前方。这是高效率现代生活里缺失的一点点浪漫,小长假可以补上。

假期里,其实可以静心读一下平时喜欢但没时间看的书,尤其读那些让心境散漫下来的闲书。但不用拘泥在家,开上小车,出上海外环即可。那里有些人迹不多的树林池塘,或者不知名,永远像个隐士那样在尘寰中悠然自处的公园,都是好



巨轮将启航(摄影) 陈飞

报和信。每当她的自行车铃声从院外飘来,大人们、孩子们,在家的、院子里的都会不约而同地朝着院子大门望去,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期盼和微笑,就像迎接盼望已久从远方归来的亲人。那种亲切、那种舒心、那种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,遮也遮不住,藏也藏不了。我家对门的小哥哥奶声奶气地立下誓言:“我长大了一定要当邮递员,大家都在欢迎我,多光彩,多帅气呀。”

我家是3号楼,离院子大门最近,铃声一响,我会飞快地跑到楼门口,等着小顾先我家的门洞送报信。奶奶总是在我后面叫着:给小顾拿个馒头。奶奶对小顾特好,觉得她小小年纪天天在外面风吹雨打地骑车,太辛苦了。下午来院子送信,一定要送上点吃的给她,“这时候

的汤羹,给自己,也给家人带来一份新奇和欣喜。鳊鱼小刺,味道又很鲜美,人葱姜清蒸是最佳烹饪方式之一,但一成不变的做法,难免会使家人的味觉显现审美疲劳。用葱姜、大蒜头、小米椒做一次红烧鳊鱼,看家人抖擞精神分而食之,实在是一次很有成就感的美好享受。日常之偶尔,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。

偶尔

秦珉

旅游